

第十二回 話不投機焉能入彀 藥非對症反足為災

話說寶珠看了帖，是張守禮，知道張山人來拜，吩咐快請，別了依仁，就迎出來。到了左首正廳，見執帖的引著張山人，笑嘻嘻已走進來。寶珠上前相見，分賓主而坐。家人獻茶，寒溫數語，寶珠道：「今日如此大雨，老先生高年的人還蒙光降，負罪良多。」張山人笑道：「老夫今日出來，專為幾件正事，要與兄細談。」寶珠道：「請教。」

張山人道：「令母舅托老夫替令表執柯，適在許大司寇那裡，諸位今日又在他那裡吃飯，費了許多唇舌，好不容易才說成了。他大令嫂與你貴表兄，年歲相當，才貌也是相配的，明日請令母舅訂個日子送聘，還要借重吾兄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一定奉陪老先生。」張山人道：「還有一事，令母舅說將他一位小千金，面許了二令弟，也托老夫為媒，吾兄擇個日子，就拉令親同去走遭。」

寶珠起身一揖道：「全仗老先生玉成，容當厚報。」張山人連稱不敢。又笑道：「許公有位二令愛，竟說得天上無雙，人間第一，他專屬意於你。此老的意思，不是他令愛，足下竟難其婦，不是足下，他令愛亦不得其夫，真是一雙兩好。叮囑再三，要老夫成全此事，諒世兄也無可推辭，就請稟明令堂，一言為定的了。」

寶珠聽罷，春山半蹙，秋水無顰，滿面嬌羞，低頭無語。暗想那有個女孩兒家，自己講親事的？羞愧極了。心裡發急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含羞帶愧的道：「老先生此事休題。」說了半句又不說了。張山人道：「世兄是何尊意？不妨談談。」寶珠道：「老先生雖是幾代通家，怎知在晚的難處？先君去世，兄弟年紀輕，在晚的愚見，要候兩個舍弟訂親之後再議。許年伯處，還望老先生善為我辭。」說罷，淒然歎息。

張山人已看出光景，又憐又愛，反悔來得冒昧，忙陪笑道：「世兄如此居心，足見孝友，許司寇是個迂人，不能直言，待老夫向他婉婉回復就是。世兄的難處，老夫亦復知之，你我通家，斷無不關顧的，世兄只管安心。」寶珠謝了。坐談一會，起身作辭，寶珠直送出儀門，看著上車。

回到房上，將張山人來做媒的話，向母親、姐姐說了，夫人也覺歡喜。寶林見妹子不樂，問道：「張山人還有別的話講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沒講什麼。」呆呆的坐了一回，就進自己房裡，叫紫雲泡了一杯濃茶，吃了半杯放下，向妝台改妝，對紫雲把張山人的言語，同他講了，紫雲也覺詫異。梳妝已畢，紫雲道：「你同我一齊做的那件藕色夾羅小袖衫子，把你穿罷。」寶珠點點頭。

紫雲取出來，替他披在身上，笑道：「配大紅褲子不好看，穿上玉色百褶裙罷。」寶珠道：「也好。」紫雲忙送上來。寶珠繫好，走了幾步，格外顯得國色天香，十分俊俏。在穿衣鏡一照，自己也覺得可愛，看了一看，反不自在起來，就上牀去悶睡。紫雲怕他受涼，道：「雖是氣候和暖，下雨的天，可別著了涼，起來頑頑罷。」寶珠道：「全無意興。」紫雲道：「今天閒著無事，洗洗腳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沒有精神。」紫雲道：「我替你洗呢，那一回要你費過事的。」笑著扯他起來，吩咐綠雲去取水。

紫雲將個盆放在自己面前，自己用小杌子坐在旁邊，寶珠解了羅褲，在椅上坐下，綠雲伺候傾水。寶珠脫去玉色繡鞋，褪去一鈎羅襪，將纏足帶一層層抽出，露出一條玉筍尖尖，紫雲替他那只也脫了，慢慢的洗濯。寶珠道：「我的腳也算瘦的了，究竟還不如大姐苗條。」紫雲道：「什麼話，他是從小裏的，不過短些，你的腳比他長半寸，腳心還是平的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瞧姐姐底平指斂，也是同我一樣。」

紫雲笑道：「你好明白，這麼說他五六歲就裹了。還告訴你，從小裹腳，連疼都不很疼，你趕得上他麼？你也算好的了，不是同他一般瘦，你不信，穿他的鞋，就知道了。我一隻手捏著兩隻腳，還沒有一握呢了。」寶珠道：「長得難看，你替我裹短些好嗎？」紫雲道：「不走路了，你在家兩個月，別進衙門，我替你裹，但明日走不來路，可別怪我。」又笑道：「有了喜信，再講究小腳不遲。」

寶珠啐了兩口，又將紫雲打了兩下，紫雲笑了一會，寶珠道：「你手太重，輕些也好。」紫雲道：「是我手裡裹慣的，難道疼麼？這還想腳小呢！」寶珠道：「我怕疼麼？怎樣裹小的？」紫雲道：「也該謝謝我才是。我看你此刻倒反忍痛不起了。」說著，紫雲就替他纏裹，穿上襪套，跋上花鞋，將黑綢帶子捆好。寶珠起身上炕，盤腿坐下。綠雲將房中收拾乾淨，天已晚了。

少刻晚膳擺齊，寶珠呆呆的坐著不動，紫雲請了兩遍，寶珠道：「我懶得吃，收過了罷。我頭痛，要去睡呢！」紫雲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就服侍他睡下，覺得滿身火炭一般的熱起來，紫雲摸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怎麼好呢？」原來張山人來說親，寶珠又羞又悶，說不出苦來，又怕許家歪纏，心裡更急，剛才吃了飯，停住食，如今洗腳，又受了涼，身子本來柔弱，此刻竟發作起來。

紫雲擔不起，忙出去稟知夫人、大小姐。夫人一聽，吃驚不小，遂同寶林一齊進來，一路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怎麼好？」到了牀前，綠雲掀開了帳子，鈴聲鏘然。夫人道：「好孩子，那裡不自在？娘在這裡呢。」寶珠道：「娘放心，也無甚大事。」夫人用手在他頭上摸了一下，覺得炙手，夫人大驚，回身對寶林道：「了不得了，你瞧瞧看。」

寶林上前，先靠下子頭，又摸他身上，其熱如火，見他面色通紅，眼波帶赤，心裡知道有幾分病症，卻安慰夫人道：「娘別慌，妹子不過著了涼，請王大夫來瞧瞧，吃一兩劑藥就好的。」夫人傳出去，叫快請王大夫，總管派人隨即去請。紫雲道：「小姐月事到了，總是燒人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一向為何不講？」恨了一聲。紫雲道：「丸藥膏滋，難道不是天天吃？無如沒有用處。」夫人也不言語，在房中坐立不安，一刻兒去牀上看看面色，一會兒向被中摸摸身體。

少刻大夫請到，金子進來回了說：「王大夫出門，請了一位張大夫來，說是很好的。」夫人吩咐快請。有總管將大夫引至穿堂，就有小丫環掌燈來接，走到夫人房門首，又換了金子，紫雲捧了玻璃罩子照著大夫入內房。

這大夫留心細看，暗想真是人間天上，富貴神仙，就是這兩個丫環，也是日中創見。此刻大夫心裡，倒有些迷迷糊糊的起來。及至轉過書架閣門入去，臥室一看，錦天繡地，耀目爭光，好不富麗。寶林見大夫來，就避入牀巷玻璃格子裡去了，夫人心急如焚，也顧不得迴避，就站在玻璃屏外。紫雲對大夫道：「這是我們太太。」大夫忙上前請安。夫人道：「倒勞駕了，全仗妙手回春，我改日自有重謝。」大夫連稱不敢。

紫雲取個杌子向牀前放下，從帳子裡取出寶珠一隻手來，攔在幾本書上。大夫見這只春纖玉手，滑膩如脂，心裡頗為動情。診了一回脈，大夫閉了眼，凝了好一會子神，又診那一隻，倒被他暗暗的摩弄一番，對紫雲道：「要將帳子掛起來。」大夫用過手，

看見寶珠這副絕代花容，不覺如癡如醉。又見他耳上有秋葉金圈，賞鑒一會，卻不敢久留，只得轉身對夫人道：「小姐的貴恙，還不妨事，天癸可調不調？」

夫人聽罷，大驚失色，回不出話來。倒是紫雲笑道：「尊駕休得胡言，這是我們少爺。」把個大夫的狗臉，羞得通紅，說道：「是松大人的少爺麼？」紫雲道：「就是我們大人的。」嚇得大夫一身冷汗，不敢多言，對夫人道：「侍晚生外去，擬個方子，請太太人定奪。」金子仍然掌燈送出房外，自有小環送出宅門。

少刻，方子開了進來，夫人同寶林商量吃不吃的話，紫雲道：「我看這個大夫，也沒有本事，連人都認錯了。」寶林道：「那卻不然，他原是個女孩子，該不說破他，由他當作女孩兒治，倒可以投門呢。」夫人道：「我看他的藥到是補藥多，他身子弱，吃下去，諒不妨事。」紫雲道：「是。」隨即前去火爐上，親自煎好，捧著銀弔子，傾在杯中，到牀前來。

夫人掀開錦帳，寶林接過藥碗，叫道：「妹妹，吃藥罷。」寶珠答應，寶林將藥湊在他口邊，慢慢吃下去。誰知補藥太多了，將惡露補住，睡了片刻，下面的天癸倒乾淨了，口內胡說，心火上升，夫人上來看他，竟認不出，嘴裡亂言道：「要人願意呢！他女兒沒人要了，也不能纏住我。」又冷笑兩聲道：「豈有此理，真是奇事了。」

此話只有紫雲心中明白，夫人、寶林都不知他說些什麼。夫人慌極了，不由的淚珠亂落，回身向椅子上坐，哭出「苦命的兒來」。寶林忙勸道：「娘不要急，妹子不過是虛火太旺，一會兒就好了。」勸住夫人，大家守在牀前，連晚飯都無心去吃。少刻姨娘也進來了，夫人心緒正煩，姨娘晦氣，說出話來，動輒得咎。兩個小公子是要進來問候，托金子進內致意，夫人回道：「知道了，叫他們滾出去罷。」

紫雲忙對金子道：「請你去說一句，有勞兩位少爺。」夫人道：「先還好些，吃下藥去，倒反糊塗了，全不省人事，怎麼好呢？那個大夫，真是個殺人的庸醫。我們著人再請王太醫去。」寶林道：「明天一早再去請，還不遲。」

誰知到了下半夜，寶珠忽然煩燥，發起喘來。夫人害怕，自不必說，就是寶林、紫雲也有些慌張，對夫人道：「我看妹子不好，著人請王太醫來瞧瞧也放心。」夫人不發一言，只是流淚。寶林著彩雲傳出去：「趕快些，我們備車去接罷。」夫人掀開帳子，見寶珠半邊嘴歪在枕上，粉面通紅，朱唇反白，輾轉反側，氣短聲嘶。夫人叫了兩聲：「好孩子，你要可憐娘呢！」

寶珠總不答應，倒轉過臉去冷笑，及至問他，又不言語。夫人回身倒走出房外，寶林也跟出來。夫人滿眼垂淚，蹬了幾腳，幾乎放出聲來。一會兒說：「著人快催王太醫，家裡人這般無用，連太醫都請不來，怎麼會吃飯的？」一會兒又吩咐：「著人去回聲舅老爺，請大姑爺把張大夫那個王八羔子，先鎖在衙門裡，恐他溜走了。」

眾人見夫人發急，只好一一答應。夫人坐在外間，飲食不進，煙也不吸，呆呆的流淚。寶林又怕夫人急出事來，出來解勸，夫人倒反啞啞嗚嗚的哭個不住。寶林道：「娘心裡難受，不如出去哭兩聲，別悶著，也要過癮了。」好容易勸了夫人出去，金子扶著，寶林不放心，也隨在後邊。夫人回房，向炕上一坐，放聲大哭，口口聲聲「我的親兒，你若有點子長短，我還要這老命幹什麼呢？」

寶林已覺傷心，用帕子拭淚，同金子勸了好一會，才住聲。金子上了一口煙，夫人吃過，倒又哭了。寶林正色道：「娘不要傷心，叫人亂了方寸。妹子也是年災月晦，一兩天就好的，只管哭，也不吉祥。」夫人道：「我看孩子這麼樣，心裡不由的苦，他再有個別的緣故，姓松的就拉倒了。你看筠小子兩個，趕得上他嗎？這個家，單靠你掌不住也！」

寶林道：「娘放心，何至如此？」小丫環來回王太醫請到了。不知看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